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KEY TERMS

IN

PRAGMATICS

语用学核心术语

(英) Nicholas Allott 著  
冉永平 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KEY TERMS**

**IN**

**PRAGMATICS**

**语用学核心术语**

(英) Nicholas Allott 著  
冉永平 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6-1985

© Nicholas Allott 2010

This License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核心术语：英、汉 / (英) 尼古拉斯·阿洛特 (Nicholas Allott) 著；冉永平注.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6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书名原文：Key Terms in Pragmatics  
ISBN 978-7-5135-7775-5

I. ①语… II. ①尼… ②冉… III. ①语用学—研究—英、汉 IV. ①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267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冯丹丹  
责任编辑 毕争  
执行编辑 解碧琰  
封面设计 孙莉明 高蕾  
版式设计 吴德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7775-5  
定价 32.90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77750001

# 总序

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国际著名 Bloomsbury 出版集团在 2016 年联合推出了“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本丛书是为初涉各个专业领域的学习者——包括高等院校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等，特别是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者——准备的专业入门丛书，意义深远。

本丛书最初由总部设在伦敦的 Continuum 国际出版集团发行，自 2011 年该出版集团隶属于 Bloomsbury 出版集团后，改称“Bloomsbury Key Terms Series”。经与 Bloomsbury 出版集团商谈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结合我国高校情况和需要邀请国内专家撰写导读，并将英语的核心术语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中的“核心术语”意义上不同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一书中的“keywords”（关键词）。威廉斯所著之书着重考察有关文化和社会的 100 多个关键词在时间长河中的意义和用法变迁，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视角进行论述。本丛书的“核心术语”也不同于当今学术期刊文章中出现的“关键词”（key words）。学术期刊文章要求作者在摘要之后列有“关键词”，一般为 3—5 个，每个关键词为 2—6 个字，关注这些核心词的出现频率并便于搜索。与此二者不同，本丛书的编写注重构成某个学科（如哲学或语言学）或理论（如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术语，为读者提供有关核心词的简易解释和互参方法。这类专业书籍的理论基础为连续

体 (Continuum) 理论, 即一个学科或理论与核心词汇构成连续体的关系: 一端是某学科或理论, 经过精密度的逐步分析后, 到达由核心术语组成的另一端。这是因为一个学科或理论的存在必然要通过一定数量的专业性术语来论述, 而对一个核心术语的理解, 必然要通过它和其他术语的区分与比较, 最后在该学科或理论的体系中去理解其意义、功能和价值。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得以初步理解和掌握某学科或理论的整体。这是本丛书与传统专业书籍不同的编写原则。

本丛书的另一特色表现在选题时既注重学科性, 也考虑到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这是学术界对当代知识传授与学科发展的崭新认识。从本丛书已经选定的 14 个选题中, 有关哲学的有 2 部, 即心智哲学和艺术哲学; 有关语言和语言学的有 8 部, 即语言学、语义学、句法与句法理论、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话语分析和符号学。此外, 也有文学理论、翻译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的选题。“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出版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学生摆脱传统专业的概念, 扩大视野, 了解学科的多层次的复杂联系。正如束定芳和田臻在《语义学核心术语》导读中指出, 语义学是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 实际上它涉及语言学、哲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学科。可见非外语专业学生也可阅读本套丛书。

有鉴于此,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编写框架体现了因材施教和由浅入深的基本原则。为了帮助各个专业的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相关学科或理论, 本丛书编写体例基本一致, 大致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1) 引言: 参与编写某学科或理论的作者应对该专题的基本内容作浅显介绍和解释, 如《心智哲学核心术语》的作者在引言中以清晰、简洁和易懂的方式说明心智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此过程中提供有关该学科发展的情境和背景。《语言学核心术语》的作者则在引言中对

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句法学和语用学均作了简单介绍，进一步向学生推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等课程内容，最后介绍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2) 核心术语：对某学科或理论认真选择最重要最有密切关系的术语，以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该学科或理论，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收录了 309 个术语；《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收录了 342 个术语。这些术语有理论的，也有描述的。对每个术语均提供了精确的定义、出处及其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就收词量来说，会出现有些重要词语没有收录的情况，如现代逻辑各分支中的许多重要术语没有出现，对此我同意《逻辑学核心术语》导读作者郝兆宽的解释，“对读者而言这应该是好事，不至于一开始就迷失在海量而且极为技术的细节中”。

(3) 重要学者：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说明，每个选题除了某专业的核心术语外，还向新入门者提供了与某学科或理论有关的权威学者和理论家。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收录了 42 位重要学者，其中除话语分析各种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与话语分析有关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家、计算机中介交流研究者、语料库语言学家、法律语言学家等等。他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有所建树。在具体内容上，选题的编写者介绍了这些权威学者的简历，包括他们的生平、研究方向、代表作品以及对话语分析的主要贡献。

(4) 代表性论著：这部分内容是有关某学科或理论的重要论著，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在本部分介绍了 24 部代表作品，基本上概括了话语分析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去直接阅读原著，以便深入学习或研究。

(5) 索引：在本套丛书的索引中，对出现在核心术语和权威学者这

两部分的重要术语和人物均提供了页码，这也是本丛书关注术语与人物互参这一重大原则的体现。

除上述内容外，外研社“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与英语原版有所不同，它增加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文导读，并提供了核心术语的中译文。这些内容不仅仅是用中文复述有关选题的基本内容，而且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有关该学科或理论的信息。这表现在：

(1) 尽管中文版的中文导读与原版的英文引言有相通之处，中国学生经由他们熟悉易懂的中文内容可更方便地进一步阅读、理解和掌握原著。

(2) 中文导读提供了英语原著作者的信息，如黄国文和刘明介绍了《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作者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保罗·贝克 (Paul Baker) 的生平、研究方向、主要著作等。

(3) 中文导读补充了几年前出版的英文原著未谈到的重要情况，又增加了原著出版后的近况，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前者可以束定芳和田臻有关《语义学核心术语》的导读为例，他们在谈到 H. P. 格赖斯 (H. P. Grice) 于 1948 年演讲中提出的意义理论时，在附注中补充了有关意义的讨论，可参阅格赖斯在 1957 年发表于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的文章；后者如《符号学核心术语》的导读作者张凌介绍了我国符号学的发展情况。

(4) 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学者能对有关学科和理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供学生参考。如《语言学核心术语》导读作者蓝纯总结了原作者选词的 3 个依据，即多年的从教经验、现有的工具书和编者本人对各领域的熟悉程度。《文学理论核心术语》导读作者张剑对该书与此前出版的威廉斯所著的《关键词：文化语社会的词汇》和 M. H. 亚伯拉姆斯 (M. H. Abrams) 编辑的《文学术语汇编》两书进行比较。黄国

文和陈瑜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一书的导读中指出，在该学派内部对“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是否包括“语篇隐喻”(textual metaphor)存在着不同观点。

如本序言在开篇时所述，外研社“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出版具有深远意义。除了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外，它还是一部让学生按自己兴趣、以自学为主的读物，是学生攀登知识高峰搭建的平台。我们也会发现，“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与已有的专业书籍有所不同。它是教材，又非教材；它是辞书，又非辞书；它是专著，又非专著。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外研社在出版界引进和推出的一个崭新的语类。考虑到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正在讨论酝酿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改革，本丛书的出版给高等教育改革指引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胡壮麟

北京大学

2016年3月



# 导 读

## 1. 概述

本书作者是 Nicholas Allott 博士，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语用学家、关联理论创始人 Deirdre Wilson 教授，深受语用认知思想的影响，并于 2007—2008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讲授语言学课程。从 2008 年 10 月到 2012 年 3 月，Nicholas Allott 博士在挪威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心智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于 2012 年 4 月成为该中心的研究员。

本书包括五部分内容，结构布局简单清晰。第一部分“引言：什么是语用学？”（Introduction: What Is Pragmatics?）从广义的角度介绍了语用学的界定及其学科渊源、历史沿革、研究路径等；第二部分“核心术语”（Key Terms）阐释了语用学的一些核心术语；第三部分“重要学者”（Key Thinkers）介绍了对语用学思想或语用学理论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代表性学者；第四部分“代表性论著”（Key Works）列出了语用学的代表性著作和论文；最后一部分是“索引”（Index），帮助读者查找本书中出现的术语和学者。

正如著名的语用学家 Deirdre Wilson 教授所说，“这本书可作为

必读书目推荐给语用学、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交际心理学方向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 2. 主要内容

### 第一部分 引言：什么是语用学？（Introduction: What Is Pragmatics?）

作者主要回顾了语用学的来源和发展，也呈现了作者的语用观。语用学的定义众多，不同的研究视角圈定的研究范围也不尽相同。著名学者 Deirdre Wilson 认为，从广义上讲，语用学研究可分为三种路径，也体现了语用学的三种学科关系：首先，语用学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回答有关意义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句子意义与说话人使用句子表达隐含意义之间的关系；其次，语用学是语法研究的延伸，关注句子意义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其形成的规约与范式，类似思想下的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再次，语用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探究人类交际活动的心理现实等。

尽管人们对语用学的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但对语用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已形成共识，即关注互动交际中的说话人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交际。从广义的角度说，语用学研究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使用，也就是语言哲学家 Herbert Paul Grice 所提出的四方面基本内容：

- (1) 交际涉及一定的复杂意图，只有意图被听话人识别后交际才得以实现。
- (2) 交际离不开推理，听话人需要根据话语推导交际意图，这是获取话语最佳理解的推导。
- (3) 交际受制于以理性或认知为基础的一系列原则或准则，比如 Grice 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新格赖斯

(Neo-Griceans) 语用理论、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等, 涉及不同的原则。

- (4) 说话人表达的明说意义与暗含的话语意义之间存在差异, 它们是说话人意义或交际意义的两个不同层面。有学者认为, 说话人意义还包含预设或前提 (presupposition)、规约含意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和施为用意 (illocutionary force) 等内容。

接下来, 作者着重解释了日常交际中字面意义以外的语言表现和话语意义, 如含意 (implicature)、修辞性用法 (figures of speech) 与松散用法 (loose use)、指称赋值或指称确定 (reference assignment) 与消歧 (disambiguation)、言语行为 (speech acts) 与施为用意、预设或前提等, 它们是涉及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核心术语, 与语用学所强调的话语意义或说话人意义密切联系。下面我们重点介绍部分内容。

## 语义学和语用学

语用学研究超出字面意义以外的说话人意义。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 语用学关注的就是除语义学探讨的意义之外的交际意义或说话人意义呢? 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就是  $\text{pragmatics} = \text{speaker meaning} - \text{semantics}$ 。如果这样, 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奇怪。语义学研究语言表达式 (linguistic expressions) 的意义, 而不是单纯的词汇意义, 如果我们仅仅把词汇的字面意义等同为语义学的研究对象, 就忽略了语义学研究的复杂性。有些固定搭配或惯用法, 如 “kick the bucket” 的用法意义就不是简单的词汇组合意义。此外, 有些语言使用包含相同的词汇, 但涉及不同的交际用法, 比如 “Dogs hate cats” 和 “Cats hate dogs”, 这不是语义学能够阐释

的，而是语用学的探究内容。另外，交际中有些词汇意义也是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比如“but”一词可能给所在的句子带来超出其真值条件意义之外的意义，但该层面的意义并不是源于会话语境，而是涉及词汇本身的字面意义或常规意义，因此类似“but”这样的词汇一方面会影响句子的真值条件，同时其传达的意义又超出句子的真值条件意义，那么“but”这样的词汇意义既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因为非真值条件意义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的编码意义应归属于语义学的研究范围，照此观点，词汇的非真值条件意义就应该属于非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研究范畴了。

可见，简单地认为语用学就是研究语义学所不能解释的语言交际现象，也就是说，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种补充，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除了“but”之类的逻辑词汇以外，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还涉及非言语交际，日常生活中存在不用借助任何言语就能够实现交际的诸多现象，也无需使用带有固定意义的非语言符号，如竖大拇指表示“OK”。在日常生活中，手势语也可以如同话语一样完成交际，但实现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呢？听话人如何推导或获知说话人希望传递的含意呢？语用推理是否仅出现于话语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不对等的情况呢？类似问题都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 意图和交际

作者从说话人意图 (M-intention) 或说话人意义 (speaker meaning) 的角度，解释了语用信息的推理过程。根据 Grice 在 1948 年的演讲<sup>1</sup>中提出的意义理论，说话人所使用的词语和手势都是推导说话人意义的线索，而说话人意义的获取或推理则离不开对说话人意向或意图 (intention) 的识别，为此 Grice 把这样的意义称之为“意向意义”

1 在 1957 年，该演讲内容以“Meaning”为名，发表于期刊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 377-388。

( Meaning-intention )。意向意义可以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意图，这些意图可以相互嵌套与叠加。说话人的基本意图就是让听话人产生某种特定的反应，而更深层面的意图在于让听话人意识到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图。为此，交际中可能出现更多层面的意图，Grice 提出了第三层面的意图问题，但人们对其存在的必要性或充分性依然未达成共识。

在 Grice 看来，语用推理的关键在于识别说话人的意向意义，才能成功实现交际。具体来说，听话人需要根据说话人的特定行为（比如手势动作、所使用的话语等），推导出说话人的某种意图，这是对该行为的最佳解释。依照这样的交际观，相对于手势动作，尽管话语带有更多的语言编码信息，但严格来说，交际中的话语仅是推导说话人意义的线索。原则上，听话人必须推导话语所表示的信息以及说话人产出该话语的意图，才能实现成功的交际。那么，对所有的交际来说，语用推理都是必要的，而且不限于超出句子意义的说话人意义。总而言之，依据 Grice 的意义理论，交际涉及对说话人意图的推理识别。

## 语用原则

在交际活动中，听话人如何识别相关的说话人意图，说话人又如何保证意向意义被听话人所理解呢？在 1967 年的系列讲座中，Grice 指出会话交际受制于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理解基于如下假设：说话人要么遵循合作原则，要么出于某种合理的理由而违反该原则。这就是 Grice 提出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 CP）及其会话准则。他认为理性的说话人会尽量遵循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等。

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不仅制约会话的进行，还可以用来解释会话中产生的弦外之音，即会话含意。如果说话人的话语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或其中的某条准则，听话人仍会认为该原则是有效的，也就是

说，说话人违反准则存在某种原因，他可能是借此表达言语之外的隐含意义，即含意。因而，从总体上讲，交际传递的信息仍然是真实的、足量的和相关的，也就是说，合作原则仍然起着作用。

后来，Lawrence Horn 提出的两原则和 Stephen Levinson 提出的三原则构成了新格赖斯语用理论的主要内容，发展了 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除了保留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之外，Horn 将合作原则简化为“Q-原则”（量原则）（即“提供足够的信息，能说多少就尽量说多少”）和“R-原则”（关系原则）（即“提供必要的信息，能不说就尽量不说”）。这两个原则之间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体现了日常语言使用中明晰性（explicitness）和经济性（economy）之间的矛盾。

在关联理论中，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1986/1995）提出了一条总的关联原则，取代了合作原则中的四条准则，并指出交际中每个话语都应设想为具有最佳关联性。根据最佳关联假设，话语理解时听话人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是管束交际的原则，而人类认知的普遍取向则是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也即最大关联。

### 语用学的发展历史

语用学的发展可以简单分为三个时期：（1）语用学的萌芽时期，就是从古典修辞学开始，直到 Grice 进行有关意义理论的系列讲座；（2）经典语用学时期，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这期间 Grice 提出了意义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John Langshaw Austin 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3）当代语用学时期，始于 1967 年 Grice 在哈佛大学所做的 William James 系列讲座。

针对语用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学科渊源关系，作者从经典语

用学时期开始，回顾了语用学思想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之间的联系。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Grice 对意义和会话含意理论的研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们参与了相关研究。除了 Grice 以外，贡献最为突出的是 Austin，他是当时日常语言哲学流派的领头人之一。他们不像普通语言学家那样仅关注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探究日常语言中说话人通过语言使用传达的非表层意义，以及所实现的言语之外的交际用意。对此，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和 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互为补充的理论阐释。另一位对语用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是 Peter Strawson，他重新把预设或前提的概念引入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并对 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本书作者还简要介绍了 Austin 和 Grice 两位学者在语用思想方面的主要差异。比如，Austin 更关注言语行为如何创建社会事实 (social fact) (例如，对轮船进行“命名” <naming> 的言语行为等)，以及成功实施行为需要满足的合适性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而 Grice 更加强调隐含信息的语用推理，认为交际成功的关键在于识别说话人实施特定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

针对“语用学”这一术语的出现和使用，作者进行了相关介绍。早在 1938 年，美国哲学家 Charles Morris 在《符号学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一书中区分了符号学的三个分支：句法学 (syntax)、语义学 (semantics) 和语用学 (pragmatics)。其中，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然而，牛津哲学家们没有统一使用“语用学”的术语。后来，在著作《符号、语言和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中，Morris (1946) 明确了对语用学的定义，即语用学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以及符号对其使用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可见，Morris 所持的语用观是涉及语言使用的、广义的语用学思想。

当然，对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所言不等同于所隐含等现象的研究，并非始于 Morris 对语用学的界定或牛津语言哲学家的著述。古典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早已注意到说话人传递的隐含意义不同于明说意义的语言现象。Horn 认为，这至少可追溯至公元 4 世纪，Servius 和 Donatus 两位修辞学家对弱陈的描述，即言少意多；同样，早期的口头反语也被视为一种修辞现象，它所传递的意义与其词汇意义相反。另外，作者还回顾了 19 世纪哲学家对涉及等级含意的词汇（如“some”，“all”等）在表达逻辑意义和会话含意方面的区别，以及对预设或前提的相关研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语用学正式成为与句法学和语义学并驾齐驱的独立学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形式语义学家 Richard Montague 依照语言学家和哲学家 Yehoshua Bar-Hillel 在 50 年代提出的定义，认为语用学研究含有指示语的语言现象。如同 Levinson (1983) 所指出的一样，这种观点容易把对自然语言的研究都归属到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因为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含有指示现象。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语用学”这一术语就纷纷出现在了哲学研究中，如 Robert Stalnaker (1970) 指出语用学探讨语言行为及其行为实施的语境条件，并将它与语义学进行了对比，认为语义学研究命题意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语用学正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究其原因，Grice 在哈佛大学所举行的系列讲座“逻辑与会话” (Logic and Conversation) 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语用学的早期研究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沿袭 Grice 语用思想的后续发展，就是新格赖斯语用理论和关联理论；另一条主线就是 Austin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此外，语用学期刊 *Journal of Pragmatics* 于 1977 年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1986 年国际语用学会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简称 IPrA) 成立，1991 年由国际语用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 *Pragmatics* 正式出版发行，以及



近年来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等国际期刊的纷纷出现, 代表着语用学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当代语用学的全面发展 (何自然、冉永平 2009)。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不少热衷于语言学理论的学者喜欢对一些现象进行形式化处理, 包括对等级含意 (scalar implicature)、预设或前提和规约含意等的解释, 它们代表了形式语用学 (formal pragmatics) 的相关研究, 它们与语义学的动态研究存在密切联系。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以传统议题为主线的局面已被打破, 出现了多议题、多视角、多学科融汇等的语用学研究格局和发展趋势 (冉永平 2005)。以认知取向为主的相关研究, 如关联理论等, 推动了人们对大脑结构及其实施的语用推理等问题的探究兴趣。心理学的大脑模块论给认知科学带来了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学以及语用学中相关话题的研究。比如, 认知语用学的代表学者 Sperber 和 Wilson 认为, 大脑中存在处理语用问题的模块; 同时, 在心智理论 (theory of mind) 看来, 人们能够通过观察行为, 推导对方的心智状态, 这也与语用学存在密切联系。总体来讲, 认知语用学致力于构建简单的、适应性强的认知机制, 进而能够迅速、准确地解决语言使用中的复杂问题。另外, 作为一门新兴的语用学分支, 实验语用学 (experimental pragmatics) 在近年来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 它是涉及语用学、发展语用学、心理语言学、推理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结合新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 有助于推动语用学研究的新发展。

总而言之, 语言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意义等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不断探讨, 如英国著名学者 Robyn Carston 的专著《思维与话语》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2012) 就是推理语用学的代表性成果。相关争论正是区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键, 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理清明